

雙城記 何冀平

四合院的故事

在北京時，北京電視台正播出電視劇《情滿四合院》，我停留的時間短，零散看了幾集，大概講的是同在一個工廠做工，又住在同一個四合院裡，幾家人發生的故事。

還有一套，是热播的《生逢燦爛日子》，講述一家北京人，生有四個兒子，個性大不相同，他們從小到大，三十年間的各自故事，地點也基本上發生在四合院。

因為一場驚天大火，北京市下決心要拆除各種雜亂的違章僭建，各居民小區、大廈首當其衝。據說，還要拆到四合院裡面，真的能復原真正的北京四合院嗎？

四合院，是北京獨有的民居建築。老年間的四合院都是一家一戶居住。四合院有大有小，故宮，可以說是最大的四合院，其次是王府，官宦、富商之家，也有小的，只有前院後院。院中均有樹、有花，樹一般是柿子、核桃、石榴，不可種桑樹、梨樹，因桑與「喪」同音，梨與「離」同音，不吉利。松樹和柏樹也有忌諱，這種樹多種在陰宅。

我出生在四合院，成年之後又住過兩次四合院，我的四合院裡，各有各的有趣故事。童年住的四合院算是大的，可以任我跑跳玩耍，召集小朋友開大會，捉迷藏，搭舞台演節目等等。

記得最清楚的是，院子裡靠牆根放有許多口大缸，夏天放滿水，水裡冰着西瓜。冬天，大缸裡放滿各種吃食。那時候沒有冰

箱，這種天然冰箱可比真的冰箱好處多，一是通風，不會有異味；二是不會抽乾水分，食物保持原汁原味。

過農曆年前，家裡所有人都動員起來，蒸、炒、煎、燉，做出很多種吃食，有饅頭、豆包、大餅、四喜丸子、米粉肉、煎魚、素雜錦，也叫「十香菜」，分成一碗一碗，放在天然冰箱大缸裡，來了拜年的親戚客人，取出凍得像冰塊一樣的幾大碗，一蒸一燴，眨眼就是一桌豐盛的饗宴，省了做飯的工夫，平日忙碌的大人們就有時間聊天、打麻將、出去逛廟會；還有一項最緊要，北方人講究正月十五之前，家裡不准動刀。

那時沒有互聯網，不能上網購物，但會有小販送上門，記得我家有幾個相熟的小商販，逢有新鮮肉海鮮，會先送上門，山東的「大對蝦」，黃海的「黃花魚」，江南的「小河蝦、大螃蟹」，用竹籃子裝着，小販向一家之主的婆婆一推薦，大方的婆婆馬上「包圓兒」，北京土語，意思是全買下，多給小費，下一回有好東西，我們又是頭一家享用。



石榴 網上圖片

此山 鄧達智

今非昔比聖誕節

當前往教堂守禮拜的人數漸次減少，聖誕節對一般人來說，不過是個以商業運作鼓動氣氛的節日，與我們童年上基督教學校，在校規與師長們循循善誘下，賦予聖誕節普天同慶的心情再不一樣。各式各樣切合潮流的聖誕歌曲，努力「與時並進」扭盡六壬，卻失去感染力，無力引領我們回到感動心靈的傳統聖詩。

曾經，《Joy To The World》樂音響起，一份濃郁佳節來臨前的興奮湧上心頭。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在那些白雪皚皚，回家無期的少年國外上課歲月一再讓我們觸感落淚。今天出門上課的學生隨時一年回家四次或更多，另加父母甚至自小伴隨的外籍保姆不時飛來飛去陪伴，鬼有遊子之心？那種感動落淚的情緒也亦蕩然無存。

如附圖，1944年推出著名電影《Meet Me In St Louis》，巨星茱地嘉蘭(Judy Garland)唱出《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曾經感染全球萬千粉絲，超越國界與種族，每年聖誕鐘聲響起，都要將老好感人歌曲甚至電影再聽、再看一遍、多遍；縱使歌者嘉蘭是個傳統上不會慶祝聖誕節猶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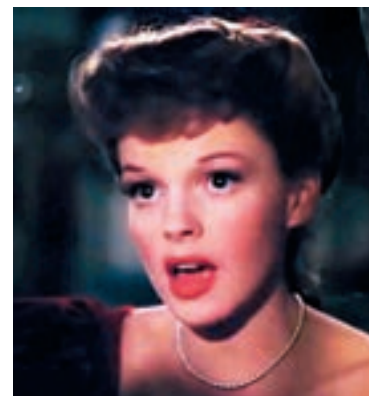
今天，好幾代曾被感染的粉絲已老弱，甚至離逝，誰還會被火樹銀花勾起感人肺腑？

時代巨輪不斷滾動，禮物與體面新衣裳這兩項已難觸動人心。跟農曆新

年相同，在偏遠的歲月裡，年中獲得體面新衣裳的機會甚微，大家都着意過年買新衣新鞋，甚至用作與同齡小朋友比拚。

歲末將新衣一次又一次整理掛起、欣賞一番，大年初一天未亮前已急不及待換上，等候向祖父母奉茶拜年後，即閃出巷口與朋友們們比較一番的清貧美好，跟西方傳統聖誕節當天醒來、將堆在聖誕樹底下已好一段時間、這份吸引力老早讓弱小而志忑的心靈迅速將禮物拆開的興奮一樣。

今天誰人不隨時隨地購買新衣？誰人動不動不獲得禮物？物質豐富的世情，與清貧歲月珍重小小恩惠的心情完全兩樣，跟其他傳統節日一樣？聖誕節的感覺漸次淡薄，大不了就是吃喝一番，搞一兩個大派對而已。



茱地嘉蘭《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是一曲聖誕快樂歌曲。 作者提供

隨想 興國

動力

吃晚飯時，由於附近的小店都吃膩了，便走遠一點想找找看有沒有吸引的小館，忽然看到一家餐廳前聚集了數十人，以為在排隊等位，走近一看，不是的，原來都在滑手機，想來都在找尋藏在附近的寵物小精靈吧。

由任天堂和寵物小精靈授權的《Pokémon GO》這款流動裝置遊戲，自從去年7月推出後，由於吸引大，曾經大流行，想不到時隔一年多了，那份吸引人去尋找的動力依然存在部分人心中。

有些學者說，如果教科書都有這樣的吸引力，求學的生主動學習的動力就會大增。無奈教科書通常都寫不出讓人感興趣的內容，學生的原動力當然未能提高。所以，世上的學者或者大學問家之所以少的原因，恐怕就出在這裡吧？

那麼，做學問的原動力，究竟是在哪裡？最近讀季理真、徐浩、楊樂和劉克峰主編的《丘成

桐的數學人生》(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數學家的志氣與操守」中，這位曾獲得「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茲獎」的丘成桐說，大學問家的動力，一是來自國家和社會的需要，二是「以追尋榮譽為主要的原動力」，前者像英國的靈圖，為二十世紀的應用科學立下基礎；後者如李政道和楊振寧，不但個人獲得諾貝爾獎，全中國都感到興奮，影響了兩代人。

丘成桐說：「我們很輕易看得出，以名利、權力為主要原動力的學習，當目的達到後，很難再持續下去。」這段話我覺得真是一語中的，因為當年在台灣的出版社工作時，曾經編輯過幾位年輕學者的作品，曾經佩服過他們的見解，但最近看到台灣的年輕勞工向「立法院」抗議修改勞基法時，有張海報諷刺的，正正是一些已經身在高位的學者，在在顯示出，這些學者的動力，已經不是在追求學問，而是維持權力了。

百家廊

若荷

一場與花有關的救贖(下)

經過自來水的沖刷，三盆長壽花中其中一盆幾乎花葉全無，看着它們體無完膚的樣子，我默默考慮是將它們扔掉，還是採取怎樣的措施，以免它們死亡，以免讓蟲害傳播到其他的花上。

思索了半晌，我毅然作出決定，我要拯救這三盆花，我欣賞過它們，喜歡過它們，不能由於這一點兒蟲害而讓它們在我的陽台上枯萎。我想起了農業，想起了那些在大田裡勞作的農人，如果他們遇到這樣的情況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惟有農業可以解決吧？缺乏農業知識的我，此刻想到用藥物來使我的花起死回生。

在我上班的路上，就有一個莊稼醫院，有各種農藥在這裡專門出售，我有一個同學就曾在這裡上班。有時我路過，也會自不覺地探一下頭。不容多想，我取了錢包，頂着烈日下樓，大約二十分鐘左右，走進那家莊稼醫院，向他們述說三盆花的情由，怯怯地詢問裡面的師傅，這是什麼蟲？什麼蛾？又是怎樣形成這樣的蟲害？裡面的師傅都笑而不答，只順手從藥架上拿一包藥給我，說將這包藥兌多少水，分幾次噴灑，他用手比劃了一下，然後就不理我了。

我一一記着，但仍然不懂，想問又止住了。我想這對於他們，比起那些經常去買農藥的農民，我的這些問題是根本不值得討論的吧？僅僅是兩盆花的問題，打一下農藥就好，對兒慣農業病蟲害的莊稼醫生們來說，這點兒事情微不足道。我小心翼翼地將農藥揣進一個紙包，再取一隻塑料袋套上。心想給花救命就靠着它了。想像着回家之後怎麼給它們兌水，怎麼灑在那些光禿禿的枝上，好讓它們盡早地生效。一路走一路都在想。

我趕在黃昏前回到家裡，不吃飯，先用塑料袋套住手，小心翼翼地取出藥，找出一隻久已不用的按壓式藥壺，注入水，試了一下還好用，這才依照莊稼醫院的師傅吩咐，將藥按比例兌了水，搖晃了搖晃，等感覺完全稀釋了，對着花一下一下按着，輕輕朝長壽花葉上噴灑。手腳那般輕柔，卻彷彿用了很大的氣力，生怕太粗暴了，使那些柔弱的花枝承受不了噴灑的衝力。

只一個下午，長壽花的葉子又被蟲子吞噬了

幾片，殘葉落在泥上，卻疼在我的心上。世界上大凡植物，都有自己的科屬，然而這幾盆花真正叫什麼名字，我卻不知。2011年春天我出差，在朋友家看到它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便從植株上折了那麼幾枝。那時它住在朋友家的後院裡，有着無拘無束的枝葉，也是這麼自由自在生長。從朋友家回來，我把掐下的花枝種在一隻花盆裡，不到一年，它們已長滿一盆。春天暖時節，它抽葉長枝，入秋，便開始吐蕊爭艷了。緋紅色的花瓣，邊緣略呈深紅，背面是淺淺的白、黃。從此它們，一年四季發葉長枝，花開不斷。那肉質的葉片像玻璃翡翠般閃亮，讓人忍不住撫弄一下，再撫弄一下。母親就說，別用手動，你的撫動對花來說最不受歡迎。

有一次，我把幾近開敗的花枝掐下來，放進一隻空花盆裡，扔在一邊，誰知，這些花枝如同沒有被折一般，照樣在空的花盆裡鮮活依然，將上面留存的花一一綻放過後，這才漸漸現出乾枯。我有一周的時間不敢看它，總覺它對我的舉止透着鄙夷——當生命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我鄙薄地將它們的葉脈剪斷，扔進一個無人施救的絕望境地。它似乎嘲笑我：你就這樣珍視一個生命？嘲笑我，你就這樣理解和包容一切事物？那一刻，我對它肅然起敬。

這是一種什麼花兒啊？我問母親，母親也不知道，她只是眼睛亮着，對我說，給我也栽一盆吧，這花不僅漂亮，還有旺盛的生命力呢！在花努力開放的第二週裡，我把它們插到一隻盆中，懷着深深的愧疚，這便由原來的一盆變作了兩盆，兩盆變作了三盆，如果我再繼續扦插下去，我還會扦插出更多的盆數，直到喜歡它們的人都擁有了這種美麗的花，頑強如斯……沒有任何花語的啟示，我們不約而同地稱它「長壽花」。

藥打好後，我把花盆放置得高了些，它的葉子上的農藥很重，我怕家裡人會動它，然後我才洗手做飯，整整一個晚上，我做的都是與那些小蟲和飛蛾有關的夢。早上起來，我就看見那些花，發現葉子底下躺着數十條小蟲子。花還沒有多少精神，但我相信它們會一天好起來的，只要悉心照料。做早餐時，我注意到廚房裡的小白菜，聯想到我的花，這才體會到農

作業簿 林作

支持#metoo行動

今個星期的熱話，相信都離不開#metoo性侵時間風波。早前「欄后」呂麗瑤廿三歲生日，公開她在十三、四歲時遭前教練性侵，即迅速成為本港熱話。

在立場上，我當然鄙視那些恃着身份地位或者女生的信任去侵犯女性的男人。然而，我卻對現在這個大眾未審先判，網絡公審的現象大感不安。呂麗瑤還未決定報警處理，但網絡上基本上一面倒的支持她並紛紛聲討該前教練。

這情況令我想起月前元朗一間店舖的「賣狗肉事件」，店主遭某人於網上指控他在店外擺放狗的屍體，懷疑他以狗肉當作羊肉出售，甚至找來一堆「動物專家」去作證。那之後有很多「正義之士」去聲討該店主，他最後更要關鋪數天去避風頭。最後食環署證實該店舖的肉類全是羊肉，但發起指控者最後連道歉也沒說過一句。

說回呂麗瑤事件，沒有法庭的審訊，事件很難得到解決。有人可能會覺得，該教練如果清白，大可以主動走出來去反駁呂的聲明。然而，在這種各執一詞的情況，大眾一般都會偏向弱勢的一方。而且當他的姓名被公開，在沒有被法庭審訊但卻被廣傳曾涉性侵的情況下，大概一輩子都會遭大眾指指點點，僱主也會避嫌而不會去僱用他。

但坊間卻有不少人認為呂麗瑤不報警是正確的，理由有三：一，事隔太久，未必能搜證。二，受害人要在庭上作證，重新回憶被害的慘況，實在太殘忍未必能夠面對。三，就算法律宣判一個人無罪，亦未必等於他真正無罪。關於第一點，涉及性侵美國女運動員的納薩爾日前終承認以治療為名，性侵犯多名未成年少女，面臨監禁，證明即使年代久遠，一樣有機會可以成功起訴。

我相信，若果一個人是慣犯，在他的物件，電子設備中必定會留有一些有關性罪行的檔案或物件，一路拖下去只會讓他有機會可以毀屍滅跡。至於後兩點涉及法律問題，我將在下篇繼續討論。

不管怎樣，我也是支持這個#metoo行動的，但我覺得我們最應該做的是趁着這勢頭去爭取更多保護女性的條例，如：警局確保每一更也至少有一名女性督察去為受性侵犯女性落口供；法庭允許性受害人經法官審批就可以主動申請作供時有屏風遮擋甚至用錄像作供，以及加強保護女性的宣傳及教育(像很久以前那個什麼記得講唔好，仲要即刻話俾信任嘅人聽的廣告)，令她們明白受性侵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反而應該即刻報警使警方有更大的機會把犯人繩之以法。至少，努力爭取改善情況比網絡審判有用得多了。

古今談 范舉

觀塘到啟德可使用磁浮列車

北京S1線磁浮列車已經投入服務，這種技術具有車輛和軌道使用壽命長、日常維護量小、維護人員少、維護成本低的優點。最適合在交通擠迫、不適宜開挖隧道的市區行走。這就向香港觀塘到啟德新區的交通，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樣板。

啟德郵輪碼頭啟用以後，劣評不少，基本上沒有什麼交通工具，消費的設施也沒有，人流更加沒有，原因是當初城規會沒有做好集體運輸的配套。

最大的難題是，觀塘區原來的設計是居住六萬人，現在人口已經突破四十萬人，再加上將軍澳大規模的發展，觀塘區的路面和地底的電力、煤氣、排污設施，已經全面爆棚，不可能再增加新的道路，更不可能挖掘地下隧道，如何解決觀塘到啟德新區的集體交通，是一個大難題。

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加一條從觀塘到啟德、再到土瓜灣的中低速磁浮列車線路。中低速磁浮技術優勢，只需要興建高架的路軌，不會佔用路面，中低速磁浮列車依靠電力懸浮在特定軌道上，因為沒有車輪與軌道的撞擊、振動及摩擦，列車如輕風一般「貼地飛行」，壽命周期成本更低、更環保，是一般城市未來的軌道交通新的發展模式。最高運行時速100公里，實際運營速度80公里/小時。

列車貼着路軌1厘米的高度前進，所使用的電力比地鐵更加少，一般來說，其建築的工程費用約為地下隧道集體運輸系統的四分之一。可採用輕巧的支撐墩和高架橋；模塊化施工效率高，施工周期短，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其爬坡能力是普通列車兩倍。此外，普通列車轉彎半徑需要250米左右，磁浮列車最小轉彎半徑可達75米。

磁浮列車更大的好處，就是不會排放出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懸浮粒子，可以解決空氣污染和噪音污染的問題。觀塘的許多工業大廈正改造為創意工作室，特區政府只需要批准這些工業大廈開設一個平台，接納磁浮列車的乘客，就可以解決車站的問題。

將來啟德區域的商業大廈或者有關的住宅，也可以預先留出空間，讓磁浮列車通過建築物的二樓，成為了無碳交通專區。九龍灣的展覽中心，長期以來沒有公共汽車，只能靠地產商的穿梭巴士來往九龍灣地鐵站，非常不便。九龍灣的展覽中心，設有電影院，由於沒有巴士，晚上基本上沒有什麼行人和消費者，冷冷清清。這都是城市設計的失敗。

因為香港城規會並沒有考慮到交通工具的革新問題。旺角區怎樣聯繫大角咀的海旁新區域，使旺角東和奧海城兩個鐵路車站聯繫起來，也可以採取磁浮列車的。

演藝 蝶影 小蝶

一九八五年，鍾景輝(King Sir)獲邀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戲劇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接觸到當時被譽為中國現代最佳劇作之一，又被稱為國寶的《小井胡同》。他回港後，在同年十二月即把它搬上香港舞台。

《小井胡同》是已故國內劇作家李龍雲的作品，向被視為是《茶館》的延續。《茶館》通過北京一間茶館的兩代人的故事，講述一八九八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民生百態；《小井胡同》則呈現四九年至八零年一條北京小胡同中的一群平凡小人物在政局變化中的生活。根據場刊故事簡介所言：「歷經巨變，嘗盡人生百態，唯獨其情其善，始終不變。」便是此劇的題旨。

二零一四年，King Sir出任理大駐校藝術家一職，為大學執導《茶館》。這次是慶祝理大成立八十周年，King Sir便挑選劇情跨越中國八十年變遷的《小井胡同》作為香港理工大學劇團的團劇。King Sir考慮製作此兩劇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劇本需要大量角色，這正好讓大學內有志向戲劇發展的學生實踐，為缺乏演戲經驗的學生提供踏台板的機會。

除了King Sir之外，《小井胡同》還有另一位導演李銘森老師。大家可能不知道，《茶館》和《小井胡同》對於鍾、李兩位老師來說是別有意義的。我曾經訪問李老師，他告訴我與King Sir建立多年的友誼便是始自此二劇。

話說李老師在上世紀文革結束後不久來港，很惦記戲劇工作。他本是北京的資深舞台導演，終於按捺不住對戲劇的熱情，寫了一封信給King Sir，表達自己對香港戲劇的興趣。沒想到King Sir竟然親自回電，邀請他看排。

就是這樣，李老師再次走進劇場，在八四年上演的《茶館》中任King Sir的助手，幫助指導演員的台詞。因為原著是以北京話寫成的，香港的演員若沒有經過指導，是很難了解到台詞的意思。

到了King Sir在八五年導演《小井胡同》時，

李老師便成為他的副導演。之後，King Sir介紹他任舞台劇的導演，又到香港演藝學院任教至退休。三十多年過去了，他們至今仍然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二人聯合導演《小井胡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上次在《茶館》中飾演男主角王利發的萬梓良又再在《小井胡同》中飾演男主角劉家祥，他的演出向來都是那麼出色。我佩服他的不單止是演技，還有他的認真專注，永不欺場的工作態度。

月前香港戲劇協會舉辦的「演讀體劇劇場」，上演《人民公敵》，由萬子哥(萬梓良)飾演男主角史道民醫生。雖然所有演員都不用真演或走台位，只是拿着劇本，以近乎聲演的方法唸出台詞，但萬子哥展現給觀眾的是：他不但七情上面，準備工夫之足夠的程度是即使立即要他走上舞台演出，他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萬子哥的演戲天分、後天的努力和對演戲的尊重，便是解釋為何他多年來能夠在演藝界屹立不倒的原因。